

李商隐

诗

余恕诚 陈婷婷 选注

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

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

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。

中华传统诗词经典



李商隐

诗

余恕诚 陈婷婷 选注

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

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

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。

传统诗词经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商隐诗/余恕诚,陈婷婷选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6
(中华传统诗词经典)

ISBN 978-7-101-09958-4

I. 李… II. ①余…②陈… III. ①唐诗-诗集②唐诗-注释 IV. I222.7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17490 号

-
- 书 名 李商隐诗
选 注 者 余恕诚 陈婷婷
丛 书 名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
责任编辑 刘树林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张 8 $\frac{7}{8}$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
印 数 1-10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958-4
定 价 24.00 元
-

出版说明

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，而诗词是人类心灵的形象展现，尤其是古典诗词，她所具有的深厚的韵味和音乐性的特点，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具魅力的表现形式之一。

时至今日，诗词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，拥有着广大的爱好者，人们心中那些幽微的情意仍要借诗词来传达。中华书局历来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，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。近期，由中华书局发起，联合光明日报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华诗词研究院、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，共同举办了“诗词中国”传统诗词创作大赛文化公益活动，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，人们积极创作投稿，掀起了一场古典诗词创作的热潮。随着活动的展开，我们认为有必要为人们提供一套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诗词读本，以方便读者创作与欣赏。

朱光潜先生说：“学文学第一件要事是多玩索

名家作品,其次是自己多练习写作,如此才能亲自尝出甘苦,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,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。到了这步,文学的修养就大体算成功了。”这番话可谓是前辈大师的经验之谈,我们学习欣赏和写作古典诗词也应从“玩索名家作品”入手,有鉴于此,我们编选了这套“中华传统诗词经典”丛书,并作为参加“诗词中国”传统诗词创作大赛的学习参考书。

丛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:一、关于如何写诗赏诗的理论著作。包括《诗词格律》《诗词写作常识》《怎样赏诗》《怎样用韵》《人间词话》等;二、最具代表性和普及性的诗词总集。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词三百首》等;三、历代名家名作。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苏轼、辛弃疾、李清照、柳永、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。

具体到每一本书,我们的做法是:一、精选作家作品。入选的作家一般为诗词领域领一代风骚的人物,入选的作品以传诵程度为首要标准,且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;二、引导扩展阅读。作家的选集中附一到两篇评论文章,帮助读者多维度了解

相关作家作品；三、选用权威版本校勘整理。基本体例为正文、注释、评析三部分，各书根据内容的不同略有变化。为便于阅读，一般不出校记，注释力求准确简洁，评析旨在帮助读者领会诗词的意境及妙处。

丛书采用双色印刷，小 32 开本，只手可握，以便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徜徉于诗词的海洋，尽情享受诗词的华美情愫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一三年八月

李商隐的挑战

王 蒙

李商隐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。试图对这些作品及有关的研究材料进行把握,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文学传统的一个挑战。

首先是对文学创作的一个挑战。陶文鹏先生讲过一些对新诗的批评。那些写新诗的人听了可能觉得并不那么公平,因为喜欢新诗的人也还很多,在诸多文学刊物订数年年锐减的情况下,诗歌刊物却稳中有升。一个人在十六至十九岁的时候,特别是一些大学生,大概都可能是诗人吧。但是无论如何,那些比较平庸的创作在李商隐的诗歌面前,应该感到非常惭愧。不仅是惭愧,反过来还应该感到惊讶:为什么李商隐在一千多年以前,竟把汉诗写到那么好的程度?

对文艺理论,对意识形态,对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,李商隐的诗本身就是一种挑战。对教条主义,对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学的狭隘性,也是一个挑

战。对我们的诗学、文学、美学的一些框架，一些概念，一些符号系统，也是一种挑战。

譬如说创作方法，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说法，充其量就是所谓写实、写意，这是讲绘画的，也可以说有一点创作方法。赋、比、兴很难说是创作方法，最多算是讲文体。

西洋的那一套创作理论，用来研究李商隐的创作，总觉得不是特别够用，因为西洋的分得比较细：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神秘主义、象征主义等等。李商隐的诗里，好像什么都有。当然我指的不是他的政治诗、咏史诗那一类，而是读者最感兴趣、最受欢迎的那些抒情诗、无题诗。他有的句子非常写实，但有的句子写得也非常虚。还有用典，这在西洋的创作论中缺少研究，中国作家用典非常之活，西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

我总觉得李商隐的诗中有一种唯美的成分。它表达的情绪是那样悲伤，那样颓唐，可他的用词又是那么华丽，有时甚至是非常富贵。他很少用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寒伧的破烂的词，他是不搞审丑的。他用的一些词，如珠、玉、金、鸳鸯蝴蝶、桃

花芙蓉,非常地富丽,又非常地女性化。我们不但可以研究李商隐描写的女性,而且可以研究他的女性意识。他本人有时是用一种相当的女性化的眼睛来审美,用相当女性化的词语来写诗的。按我们的传统,男人应该写大风,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,觉得这属于男性。李商隐却写了许多女性诗。有些诗被公认为写狎妓的,但他写得并不轻薄,很少用轻薄的语言。柳永的词有轻薄的语言,《西厢记》里有,连《红楼梦》里也有,它们摆脱不了那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把女性作为性游戏对象的心态,它们总要露出一一种玩弄的味道来。但李商隐的诗里没有,相反比较体贴,例如,他写嫦娥的诗就是这样。

苏雪林的小说,不能算是正式的李商隐研究,那是有关李商隐情史的一种外延。在中国古典诗人中,很少有像李商隐这样的现象。一生有许多爱情故事,又很婉丽,但又不是从一而终,矢志不渝,同时又不流于轻薄和玩弄。写出来的情诗是那么美,用美来节制自己的悲伤,用美来包装悲伤。这种节制和包装的唯美的过程,又使他不会

一味地颓唐下去，所以他从不疯狂。古今中外写颓唐的作家比较多，颓唐的人总是带着点歇斯底里和疯狂。李商隐的不疯狂，可能与美的节制颇有关系。

李商隐的创作心态，他的性意识，性心理，也颇值得研究。他有时候甚至有点性错乱，我非常怀疑这一点。因此说，李商隐的诗也是对文艺心理学的一种挑战。

如果说李商隐是唯美主义的，那么唯美主义往往总是和形式主义结合在一起。汉字作诗很容易作得美。它的整齐、对仗和音乐性，特别适合作对联。李商隐的对联有两种，有的是天成，那是最好的对联，比如说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；有的是他作出来的，比如说“梦为远别啼难唤”，这是天成的、诵出来的、没有毛病的，但下联“书被催成墨未浓”，虽然漂亮极了，然而作出来的，它和整首诗没有必然联系。是后配，不是原配。但他对得极美，他是运作形式的高手。

李商隐的诗里，有写实的，有写意的，有象征

的因素,有心理的某种变化(心理的某种变异产品。讲他心理变态实在难听),有唯美的因素,有形式的,当然也有正常的。而从整个李商隐的诗来说,又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。记得叶剑英同志还引用李商隐的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,用以谈干部“四化”和培养第三梯队的问题。从整个来说不好下那样的结论。

李商隐对接受美学也是一个挑战。长期以来在中国处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贬低李商隐,但很多杰出人物又非常偏爱李商隐。比如毛泽东,还比如郁达夫、张爱玲等。如果研究毛泽东,这也是很有趣的。毛泽东的文学生活有三个部分。一个是他的文艺思想,那是用来指导全党全国全军的。他的文艺思想是革命功利主义的,如他提出深入生活,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等,非常地革命功利。这是有道理的。以他的地位,他的任务,当时在延安他必须这么做。他当然不能提倡大家都写李商隐一类的诗。但毛泽东文学创作的这一部分,是又一路。我觉得他的诗主要特别是言志,豪放,当然也不废婉约。但毛泽东对

诗的兴趣就有点稀奇古怪了,他爱“三李”,这种爱好是对他的文艺思想、文学创作的一种补充,三种并不完全一致。毛泽东最喜欢的还是李贺,他的诗意不断地和李贺的诗意近和。所以在接受美学中,李商隐提出的挑战特别有意思。譬如说到懂不懂的问题,一般人们认为李商隐的诗难懂,可恰恰是这一类所谓难懂的诗家喻户晓。他的政治诗、咏史诗并不家喻户晓,读这些诗有时要不断地看注,注看多了还有可能越来越糊涂。而家喻户晓的那些诗,有的句子脍炙人口,快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,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、“心有灵犀”等等。连大批判都能用得上,“×××与帝国主义和台湾的反动派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再如“夕阳无限好”也是,家喻户晓,非常地普及。如果说不懂,难道大家都在爱一些他们不懂的东西?不懂不可能成诵,不懂不可能普及。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思的现象。

这里涉及我们文学研究中比较习惯比较偏爱的所谓阐释的方法。但是对待文学,对待诗歌,和阐释同样重要的是感受。我所知的一些欧美的文

学朋友,他们就非常注意文学的感受。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:我国的昆曲剧目《牡丹亭》去德国上演,事前剧团做了很好的台词译文的幻灯片。要听懂台词,幻灯片不仅在德国需要,即使在北京演出也常常是需要的。因为音乐虽然很动听,但不知道演员嘴里出来的是个什么词。但德国的演出经纪人坚决拒绝,他们认为一边看戏,一边让打幻灯,是对艺术的一种侵犯,一种侮辱。他们只同意发说明书,让观众明白故事梗概就行了。因为人们是来感受中国情调的,未必要弄清每一个具体细节。感受的是中国的人物,中国的音乐,中国的情调。最初我们的剧团很担心,但演完之后,全场热烈。这就是感受的魅力。我在国外访问的时候,经常被邀请参加作品朗诵会。就让我用中文朗诵,没有翻译。我参加过的一个朗诵会上,有西班牙语、印地语、汉语、英语和法语等作品的朗诵。与会精通五六种语言的几乎没有,但大家还是有所感受,有所交流。那么,什么叫读懂?我觉得颇值得研究。这里我顺便说一下,张明非女士概括李商隐研究动态的时候,认为我主张李

诗无解,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认为本来是很明了的句子,每位读者都可以简单地解。如《锦瑟》中的“思华年”,字面意思很明了,本身就解了,说的就是爱情。当然,这并不是它意蕴的全部。把“思华年”解成爱情,再加以详释发挥,是可以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它的解可以是无限的,而不是无有的。

我读李商隐的诗,最大的感受是他的诗都那么活着。反复地读,他的那些语词、那些诗,都变得活起来了。似乎它们还在那儿组合着,奔走着,跳跃着,它们像一组组彩灯似的,一会儿这里亮了,那里暗了;一会儿这里暗了,那里亮了。它们都通着电。

甚至可以说,李商隐的诗对文学史也是一个挑战。李商隐现象的出现,至少对我这样知识水平的人,还是感到有些突兀。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我们可以找到与他的诗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诗,但他的诗却又显然完全不同。《红楼梦》还多少能查出些渊源来,受《金瓶梅》、话本等的影响。李商隐的出现,他诗中体现出来的艺术主张,到底

是怎么一回事？许多人喜欢李商隐的诗，受他诗歌的影响，比如郁达夫，但都没有办法和李商隐相比。所以有时候在李商隐面前，我感到我们文学的语言的贫困，阐释方法的贫困。如果用中国传统的那些阐释语汇，风骨呀，意境呀，等等，这些词语用滥了，也就失味了。如果用很洋的那种分类法硬往李商隐上拉，也显然不够。选取什么样的方法呢？这个题目就很大了，因为我们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一套东西出现，我们所拥有的，不是苏联式的，就是西方式的，再不就回到金圣叹的路子上去了。倘若搞批注评点的话，现在我们恐怕还不及金圣叹。

越研究李商隐，越感到这是一个挑战。我们有可能把李商隐作为一个契机，把我们整个国家的理论水平，文学史的水平，诗歌创作的水平，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。

摘自在李商隐学会 1996 年
年会上的讲话。崔健飞整理
原载《文学遗产》1997 年第 2 期

李商隐在晚唐前期诗坛上的地位

刘学锴

在文、武、宣三朝的晚唐前期诗坛上，李白、杜甫的诗歌已经确立了他们在唐代诗坛上最崇高的地位。韩、柳在文坛上的地位，也大体奠定。李商隐在《漫成五章》之二中说：“李杜操持事略齐，三才万象共端倪。”《樊南甲集序》中又将“杜诗”与“韩文”并提。杜牧《冬至日寄小侄阿宜》诗亦云：“李杜泛浩浩，韩柳摩苍苍。”这里韩柳并提，乃指其古文而言（杜牧《读韩杜集》云：“杜诗韩集愁来读，似倩麻姑痒处抓。”此处“韩集”实指韩文，因调平仄而改为集）。而中唐两大主要诗派的主将元、白、韩、孟在诗坛的地位则还没有被人们所公认。不仅如此，对元白一派，杜牧还颇有微词。在《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（戡）墓志铭》中谓李戡“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、白诗者，纤艳不逞，非庄士雅人，多为其破坏。流于民间，疏于屏壁，子女父母，交口教授，淫言媠语，冬寒夏热，人人肌

骨,不可除去”。实际上杜牧自己也是同意这种看法的。李商隐在《献侍郎巨鹿公启》中说:“我朝以来,此道尤盛,皆陷于偏巧,罕或兼材。枕石漱流,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;攀鳞附翼,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。推李、杜则怨刺居多,效沈、宋则绮靡为甚。”谢思炜认为李商隐的这段话也是针对元、白而发的,他在《白居易与李商隐》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,指出“李商隐批评的两个重点(怨刺居多与绮靡为甚),即分别对应于元、白的乐府讽谕与风情感伤两类创作”。谢文还认为,《献侍郎巨鹿公启》所谓“枕石漱流”、“枯槁寂寞”,是指“与韩愈有密切关系的孟郊、贾岛一流诗风”,“他所要超越的对象,并非孟郊、贾岛等二流诗人,而正是声名远被、教化广大的白居易其人”。如果谢文的这些论述大体符合实际,那就说明,在晚唐主流派的两大巨擘看来,先前的唐诗除了李、杜的地位不可动摇,其成就难以超越以外,对于作为诗人的元、白、韩、柳,他们似乎都没有拜倒倾服之意,而有所批评,甚至是相当尖锐的批评。杜牧说自己“苦心为诗,本求高绝,不务奇丽,不涉习俗,